

# 中国

②

主 编 / 谭其骧

副主编 / 王文楚

赵永复

# 历代



# 地理

# 学 家

# 评 传

总结研究成果，评述古人成就。  
传播地理知识，弘扬祖国文化。

山东教育出版社



#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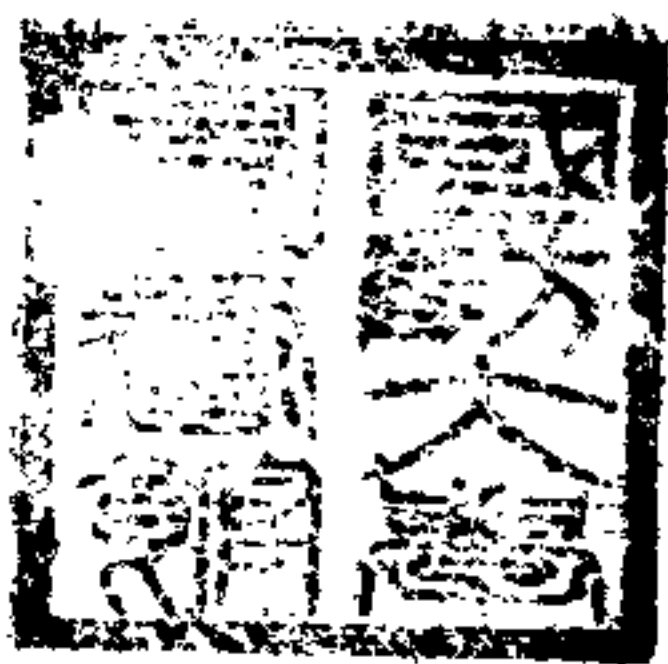
---

## 第二卷

(两宋元明)

主 编 谭其骧

副主编 王文楚 赵永复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济南

# 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

## 第二卷

谭其骧 主编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4插页 292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90

ISBN 7—5328—0872—6/G·724

定价 6.50元

# 目 录

## 目 录

乐 史	李志庭	[1]
宋敏求	马正林	[15]
王 存	王文楚	[29]
沈 括	胡道静	[49]
郑 亶 郑侨 单锴	陈瑞平	[71]
徐 兢	王文楚	[97]
程大昌	翟忠义	[123]
范成大	杨文衡	[137]
王象之	郁越祖	[163]
王应麟	吴松弟	[181]
赵汝适	李仲均	[197]
耶律楚材	陈得芝	[211]
李志常	陈得芝	[225]
刘 郁	陈得芝	[235]
郭守敬	满志敏	[243]
朱思本	郑锡煌	[257]

周达观	王 珣	[269]
汪大渊	苏松柏	[279]
马欢 费信 巩珍	杨正泰	[293]
罗洪先	钮仲勋	[301]
潘季驯	邹逸麟	[309]
郑春曾	陈瑞平	[321]
王士性	卢 云	[353]
张 燮	苏松柏	[365]
徐霞客	吴应寿	[393]
陈组绶	赵永复	[413]

# 乐史

李志庭

## 一、生平及著作

乐史（930—1007），字子正，抚州宜黄（今江西宜黄县）人。五代南唐国齐王李景达出镇抚州大都督，临川（今江西临川县西）牧，召掌筦奏，授秘书郎。入宋以后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县）主簿。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以见任官举进士，授节度掌书记，得佐武成军。不久赐进士及第。因“上书言事”为太宗所中，擢为著作佐郎，知陵州（今四川仁寿县）。又因

献《金明池赋》，被太宗召为三馆编修。雍熙三年（986），献所著《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续卓异记》三卷。太宗嘉其勤，迁为著作郎、直史馆，转为太常博士、知舒州（今安徽潜山县），后又迁为水部员外郎。淳化四年（993）使两浙巡抚。后加都官，知黄州（今湖北新洲县）。宋真宗咸平（998—1003）初年，迁为职方，出知商州（今陕西商县）。任知州期间，因“前后临民，颇以贿闻”，不得不“以老疾为言，听解职”，遂分司西京（今河南洛阳）。咸平五年（1002），入京召对，宋真宗见乐史“矍铄不衰，又知笃学，尽取所著书藏秘府”，及复授旧职，与其子黄乐目同在文馆。后又历为掌西京磨勘司、判留司御史台。景德四年（1007）卒，享年七十八岁。<sup>①</sup>

乐史笃学博问，好事著述。一生所著，除雍熙三年所献者外，又有《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百四十一卷、《广孝新书》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总记传》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记》四十卷、《商颜杂录》二十卷、《广卓异记》二十卷、《诸仙传》二十五卷、《宋齐丘文传》十三卷、《杏园集》十卷、《李白别集》十卷、《神仙宫殿窟宅记》十卷、《掌上华夏图》一卷，另外还有自编文集《仙洞集》百卷。

乐史所处的时代，神仙道家之说颇为流行。<sup>②</sup>乐史深受影响，笃信释道。他的著述，释道之说着实不少，晚年卜居洛阳，“有

<sup>①</sup>《宋史·乐黄目传》。

<sup>②</sup>《十国春秋》卷十九。

亭榭竹树之胜，优游自得”，①连自编文集也要以仙洞命名，足见其向往之深。甚至“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所以也就难怪要被“论者嗤其诡诞”了。②

乐史在宋初享有文辞之名。他能诗，也作传奇小说。《宋诗纪事》（清厉鹗辑撰）搜有其《钟山寺》一首，诗云：“千峰夹一径，一径花枕泉。听泉复看花，行到钟山前。古寺云生屋，高僧月伴禅。自慙留一宿，匹马又朝天。”描写自然景物清新疏淡，反映出诗人对于祖国山水的爱恋。他的小说，“本荟萃稗史成文，则又参以舆地志语，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③如《绿珠传》，以描写婢女绿珠效忠主子、坠楼而死，受到人人仰慕为故事，最后“惩戒事恩背义之类”人物。乐史是北宋前期一位比较重要的传奇小说家，有《绿珠传》一卷，《杨太真外传》二卷。《宋史·艺文志》又有《滕王外传》、《李白外传》、《许迈传》各一卷，今俱不传。他长于地理之学，尤以所撰《太平寰宇记》著称于世。

## 二、《太平寰宇记》的内容及其历史地理价值

《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目录二卷。撰年未署。乐史在其献《太平寰宇记》《表》中有“陛下以呵雷叱电，荡闽越而缚并汾”之句，又说“臣职居馆殿，志在坤舆，辄撰此书，冀闻天听。”说明乐史撰写《太平寰宇记》是在宋太宗“荡闽越而缚

①②《宋史·乐黄目传》。

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并汾”之后；“职居馆殿”之时，而且书是献给宋太宗的。在这里，“闽”指割据今福建漳、泉一带的陈洪进，越指钱氏吴越国，他们的献地归宋是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并汾”指北汉政权，太平兴国四年（979）为宋所灭。“职居馆殿”当指任职三馆。宋代三馆职官通称馆职，为文臣清贵之选。乐史任职可称馆殿者，在太宗时有三次：一为太平兴国五年以后“召为三馆编修”，一为雍熙三年以后“迁著作郎，直史馆”。而书中叙述建置沿革最晚的年代为雍熙四年（987）。①由上述可知，《太平寰宇记》的撰写年代当在太平兴国四年（979）至雍熙四年（987）之间。为了歌颂“五帝之封疆、三皇之文轨重归正朔，不亦盛乎”②的赵宗王朝，也为了表示是书始作于太平兴国年间，所以题名为《太平寰宇记》。

《太平寰宇记》以宋初三道和四夷为叙述范围，府州为纲，县为目。府州之下列所理县、建置沿革、领县名目、府州境、四至八到、户、风俗、姓氏、人物、土产等门类。县之下先注至府州方位里距、管乡，然后依次叙述建置沿革及境内山泽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城邑乡聚、关塞亭障、名胜古迹、祠庙陵墓等内容。他把后晋割让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一概写上，表达了对恢复疆土的志愿。

《太平寰宇记》的这个体例是继承了贾耽、李吉甫和其他前人地理之书的长处，并结合宋初实际加以发展而成的。他自己说过：“有以见皇王之道全，开辟之功大，其如图籍之府未

①《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八河北道宁边军：“本定州博野县。皇朝雍熙四年于此建宁边军，以县属焉。”

②《太平寰宇记》表。

修，郡县之书罔备，何以颂万国之一君，表千年之一圣？眷言阙典，过在史官。虽则贾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国志》，不独编修太简，抑且朝代不同。加以从梁至周，郡县割据，更名易地，暮四朝三。臣今沿波讨源，穷本知末，不量浅学，撰成《太平寰宇记》二百卷，并目录二卷，自河南周于海外，至贾耽之漏落，吉甫之阙遗，此尽收焉。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覩万邦。”<sup>①</sup>一番话说得很清楚，因为贾、李地理之书太简，而且朝代不同，几经变幻，为了适应宋王朝巩固政权之急需，所以要撰写《太平寰宇记》，为此，当然就不能照搬前人旧作。

贾耽是唐代地理学家，所撰有《海内华夷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图》及《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可惜所撰“皆无传者，惟《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多见称引”，清人王谟《汉唐地理书钞》从《御览》中钞出七条，《寰宇记》中钞出四十七条，简称《郡国县道记》，惟黑衣太食一条称“贾耽《四夷述》云”。<sup>②</sup>乐史所谓《十道述》或即指此。贾耽为撰写此书，“绝域之比邻，异蕃之习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闾閻之行贾，戎貊之遗老，莫不呶其言而撮其要。闾閻之琐语，风谣之小说，亦收其是而芟其伪。”<sup>③</sup>所以记载详细有据。宋人王溥在《唐

①《太平寰宇记》表。

②《汉唐地理书钞·贾耽郡国县道记》按。

③《旧唐书·贾耽传》。

《唐会要》记有一事：说会昌三年（843）黠戛斯遣使来朝，因为“其久不修贡，且莫详更改之名。申旨访求，唯贾耽所撰《四夷述》具载黠戛斯之号，然后知耽之通习荒情，洽而不误。”<sup>①</sup>这不仅说明贾耽《四夷述》“洽而不误”，也说明《四夷述》有实际使用价值。自唐以来，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大为发展，对于四方各国的了解也日益迫切。乐史《太平寰宇记》叙述范围于十三道之外又加“四夷”，就是适应这样需要而法师贾耽的。此后的地理总志如《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也都沿袭了这一体例。

李吉甫也是唐代地理学家，所撰有《元和郡县图志》四十二卷、《十道图》十卷、《古今地名》三卷、《删水经》十卷。乐史所谓《郡国志》即指《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是主张舆地之学必须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为目的的。他的《元和郡县图志》上承《汉书》以来各正史地理志、六朝以来地理总志及汉魏以来图记、图经之成果，其体例被后人赞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sup>②</sup>乐史《太平寰宇记》大体承袭了《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两者相比较，除了叙述范围扩展了“四夷”以外，府州叙述门类中又增加了风俗、姓氏、人物，并改贡赋为土产。

“四夷”已如前述，兹不赘言。“贡赋”改为“土产”不仅是因为贡赋不能完全反映各地的出产，也是因为贡赋制度到了唐朝末年已经走下坡路了，“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

<sup>①</sup>《唐会要》卷一〇〇《结骨国》。按《唐会要》卷一〇〇《结骨国》：“会昌三年，黠戛斯遣使来朝，因为其久不修贡，且莫详更改之名。申旨访求，唯贾耽所撰《四夷述》具载黠戛斯之号，然后知耽之通习荒情，洽而不误。”

<sup>②</sup>《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元和郡县图志》体例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不入，朝廷府库耗竭。”<sup>①</sup>宋代虽有贡赋，但为数不大，对封建政权影响不大。所以乐史改“贡赋”为“土产”，土产之下注明贡品。如卷九十三杭州土产：“牛胶、藤纸、蜜、乾地黄、乾姜，以上贡；白编绫、橘、木瓜、漆，出昌化；黄精、芡实，出钱塘，俗名鸡豆；鲋鱼，出富阳；盐，出海宁；鳊鱼，出富阳，形似鳊，惟五月有之；海蛤、冬筍，出余杭。”既保留了贡品的内容，又可以放手记载各地的土产。这是乐史在总志体例上的一个创新。

对于风俗、姓氏、人物各门类，后人褒贬不一。洪亮吉是坚持反对的，特别反对列入姓氏、人物。他说：“至若地理外又编入姓氏、人物、风俗数门，因人物又详及官爵及诗辞杂事，遂至祝穆等修《方輿胜览》，宁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琐事必登载不遗，实皆滥于此，此其短也。”<sup>②</sup>余嘉锡则认为象《太平寰宇记》那样简要介绍人物，未尝不可。而且，如果说“滥”，说“皆滥于此”，亦未免失检。正如余嘉锡接着又说的那样：“《太平御览》诸书所引古地志如阚骠《十三州志》、顾野王《舆地记》、郎蔚之《隋诸州图经》之类，凡叙山川州郡，莫不备纪先贤，侈陈神怪，其铺叙之广泛，较之《寰宇记》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sup>③</sup>可见乐史亦本源于前人。而且乐史所记均为府州大姓。在中国封建

①《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

②《更生斋文集·万刺史廷兰重校刊太平寰宇记序》。

③《四库提要辨证》卷七《史部·地理类》。

社会里，这些大姓多为豪族，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往往影响到地方吏治，地方官吏赴任以后，往往需要先去拜访他们，也就是这个缘故。乐史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在总志里专辟门类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正是他联系现实社会之所在。乐史所载人物，多为当地历代名人，材料取自正史，叙述虽然简单，也为了解该地人文地理提供了方便。及至后来的地理总志，均沿用此原则，如《大清一统志》记载人物，凡史书记载了的，《志》就略，史书没有记载的，《志》就详，史志相得益彰。

可以这样说，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体例，是在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宋初社会实际加以扩展、修订而成的，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能够全面反映整个王朝州县的建置沿革、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和风貌的体例。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因相率从，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那样：“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乐史《太平寰宇记》在我国古代地理总志的编纂史上是一部继往开来的巨著。

关于《太平寰宇记》的叙事内容，乐史的目的很明确，他要弥补贾耽、李吉甫的“编修太简”和“漏落”、“阙遗”，所以“沿波讨源，穷本知末”，“广证博引”，“尽收之于书”。对于此，后人评述亦毁誉不一。朱彝尊批评说：“是编稽之国史，多有不合，殆取诸稗官小说者居多，不若《九域志》、《舆地志》之简而有要也。”<sup>①</sup>但是多数学者表示赞赏。钱大昕对朱彝尊的批评提出反批评说：“是书体例虽因李吉甫，而援引更为详审，间采稗官小说，亦唯信而有征者取之。有宋一代志

<sup>①</sup>《曝书亭集》卷四四《太平寰宇记跋》。

輿地者，当以乐氏为巨擘。竹垞有意贬抑，谓不若《九域志》、《輿地志》之简要，岂其然乎？”<sup>①</sup>《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颂乐史记载详细，“虽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要不得以末流冗杂，追咎滥觞之源矣。”其实，“稗官小说”何以就不能入志？重要的是考辨真伪，去伪存真。乐史固然有辨析失当之处，但是朱彝尊之论也未免失之偏颇。事实上，广引博证，正是历史地理学的必需。也正是因为乐史的广引博证，详细记录，才使得其《太平寰宇记》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而于乐史来说，也是他在历史地理学上的一大贡献。

综观《太平寰宇记》，乐史给我们保存的历史地理资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沿革地理方面：乐史上自《禹贡》，下迄宋初，对于州县的建置沿革远比其他志书要详细，特别是五代时期的建置沿革，可补史籍之阙。仅以两浙为例，《宋史·地理志》记载仅七条，而《太平寰宇记》有十四条，多出一倍。关于宋初的建置沿革，可与《宋史·地理志》互相印证。聂崇岐作《宋史地理志考异》，《太平寰宇记》与《元丰九域志》、《輿地广记》、《輿地纪胜》并为主要引证资料。乐史不仅详细记述建置沿革，而且对于废置原因、治所的迁徙也记载其详。如卷九十三杭州于潜县：“唐武德七年置潜州，八年，水路不通，遂废，以县来属杭州。”如卷九十八明州：“长庆元年，浙东观察使薛戎上言：明州北临鄞江，地形卑隘，今请郤移郡于鄞县。”卷九十八废翁山县：“唐开元时与州同置。大历六年，因袁晁反于此县，遂废之。”等等。这些记载，为研究州县废

<sup>①</sup>《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

置的规律提供了资料。

2. 人口地理方面，乐史在《太平寰宇记》里开列了两个户数，一是盛唐开元年间的户，一是宋初太平兴国、雍熙年间的户。乐史的户口资料来源于户部保存的各地上报调查资料。开元户数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互有差距，大概是各自所取材料的不同的缘故。宋初太平兴国、雍熙年间的户，记载分为主户、客户两种。据陈乐素统计，总户数为五八五九五五一，主户三四四三八四三，客户二四一五七〇八，客户所占百分比为四一.二。<sup>①</sup>《太平寰宇记》关于主、客户的记载，不仅反映了主、客户在当时已经普遍存在，反映了他们的地域分布状况，也表明宋初政府对这种社会现象已经予以法制上的承认。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太平寰宇记》也不尽专记主户、客户。如卷三十六关内道灵州：“皇朝户二千六百六十一，蕃汉相杂。”卷七十八剑南西道茂州：“皇朝户，主二百七十三，客五十三，部落户八百二十九。”维州：“皇朝管汉税户五十四，蕃户税户九百，蕃客户五千六百九十四。”卷七十九剑南西道戎州：“皇朝管户，夷汉主客都五千二百六十三。”卷八十八剑南东道泸州：“皇朝管汉户主二千四十七，獠户二千四百一十五。”这些记载，是研究宋初少数民族地理分布的重要资料。对于那些特殊职业地区，另有特殊的记载。如卷一三〇淮南道海陵监：“煮盐之务也，皇朝管煎盐亭户七百一十八，丁一千二百二十，盐课，亭户每丁元额一年煎正盐三十五石，每平盐一石秤重五十斤，以平盐三十折正盐一石，所管亭户一千二百二十丁，煎正盐四万二千七百石，展收平盐一十二万八千一百

<sup>①</sup>陈乐素：《求是集》第二集，《主客户对称与北宋户口的统计》。

石，而额外煎炼纳官牛船价并盐食支装，别收出剩，每年恒及二十万以上石。”利丰盐：“古煎盐之所也，管亭户一千三百四十二，计一千六百九十四丁，每丁岁煎盐九十石，岁收一十五万八百五石。”类似的记载，不仅反映了宋初农业、手工业的人口结构，也是宋初赋税制度的重要资料。

3. 经济地理方面，《太平寰宇记》涉及最为广泛。首先是土产的记载，从农产品、土特产（包括山货、水产等）、手工业产品、药物、矿产，无所不有。如卷一百江南东道南剑州土产：“稻有十一种：金黍、赤鲜、白稔、先黄、金牛、青龙、虎皮、女儿、狭糖、黑林、先白。”又说“茶有六般：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鞭字。”水产如卷九十八江南东道明州的“紫菜、淡菜、鲑、蚶、青鲫、红虾蚌（旧贡）、大蝦米、石首鱼。”等等，都记录在案。《太平寰宇记》为我们描述了一幅详尽的宋初物产分布图，不但记载的品种多，还对某些物产的生产状况、性能、用途都一一作了说明，如泉州“再熟稻，春夏收讫，其株又苗生，至秋薄熟，即《吴都赋》云再熟稻。”如潮州“潮阳五子树，实如梨，有五核，治金疮及霍乱。”又如果州“鸡父草，五月采；山大豆，八月采。以上二药，《本草》无名。山大豆疗急风寒。鸡父草，治妇人因产破血。”有时还用诗词、谚语来描述，如襄州编鱼，他引用了孟浩然“试垂竹竿钓，果得差头鳊”的诗句；渭州畜产，他引用当地谚语：“郎枢女枢，十马九驹。安阳大角，十牛九犊。”这样的叙述，使得原本枯燥的物产名称变得有声有色、活泼可爱了。

对手工业生产，乐史也非常重视，不仅在土产门类里收录了大量的手工业产品，而且记载许多“监”的设置年代、管辖



范围和生产状况。如卷八十五剑南东道陵井监，不仅记载建置、生产状况，甚至连废井也无一遗漏。卷一百一龙焙监，在介绍了建置、四至以后，又一一记载了“所出矿石”及所属七个场所方位、与监的里距、所在位置。卷百三十的海陵监，乐史还详细记载其生产过程，并将它归纳为“刺土成盐法”。宋代的“监”，也是地方行政机构，在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地区设置。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关于“监”的详细记载，对于研究宋代的沿革地理和手工业生产状况、税收制度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4. 乐史为了弥补前人的“编修太简”和“漏落”、“阙遗”，所以穷根究源，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仅《太平寰宇记》称引的就有正史、地志、诗赋、文集、杂记、碑文等著作近二百种，由此而为后人所称颂，说其“采摭繁富，惟取赅博”，特别是乐史所引的著述，多数至今已经失传，这就更显得《太平寰宇记》之珍贵。

乐史历经五代末年及宋初二朝，一生勤于著述，擅长地理之学，尤以所撰《太平寰宇记》著称。他总结了前人的成果，结合宋初社会实际所制定的总志体例在我国总志编纂史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广征博引所撰写而成的《太平寰宇记》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虽然他在考订方面常有错误，引证旧著也有谬误，但是他在历史地理学上还是有较大贡献的。